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卷十

内篇

唐 劉知幾 撰

雜述第三十四

昔在三墳五典春秋檮杌即上代帝王之書中古諸侯之記行諸歷代以為格言其餘外傳則神農嘗藥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實著山經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語載言傳諸孔氏是知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

行其所從來尚矣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流别殊途並騖摧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别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夫皇王受命有始有卒作者著述詳略難均有權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陸紀姚涰後略此之謂偏記者也普天率土人物弘多求其行事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編為短部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漢末

英雄蕭世誠懐舊志盧子行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
國史之任記事記言視聽不該必有遺逸於是好奇之
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顧協瑣
語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街談巷議時有可觀小
說為言猶賢於已故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
說裴榮期語林孔思尚語錄陽松玠談藪此之謂瑣言
者也汝潁奇士江漢英靈人物所生載光郡國故鄉人
學者編而記之若周稱陳留耆舊周裴汝南先賢陳壽

益部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由是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若揚雄家牒殷敬世傳孫氏譜記陸宗系歷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貞女類聚區分雖百行殊途而同歸於善則有取其所好各為之錄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採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陰陽為炭造化為工流形賦象于何不育求其怪物有廣異聞若祖台志怪干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

也九州土宇萬國山川物產殊宜風化異俗如各志其
本國足以明此一方若盛弘之荆州記常璩華陽國志
辛氏三秦羅含湘中此之謂地理書者也帝王桒梓列
聖遺塵經始之制不常厥所茍能書其軌則可以龜鏡
將來若潘岳關中陸機洛陽三輔黄圖建康宮殿此之
謂都邑簿者也大抵偏記小錄之書皆記即日當時之
事求諸國史最為實錄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圓備終不
能成其不刋永播來葉徒為後生作者削藁之資焉逸

事皆前史所遺後人所記求諸異說為益實多及妄者為之則苟載傳聞而無銓擇由是真偽不別是非相亂如郭子橫之洞冥王子年之拾遺全構虛辭用驚愚俗此其為弊之甚者也瑣言者多載當時辨對流俗嘲謔俾夫樞機者藉為舌端談話者將為口實乃蔽者為之則有詆訐相戲施諸祖宗褻狎鄙言出自牀笫莫不昇之紀錄用為雅言固以無益風規有傷名教者矣郡書者矜其鄉賢美其邦族施於本國頗得流行置於他方

罕聞愛異其有如常璩之詳審劉炳之該博而能傳諸不朽見美來裔者葢無幾焉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家室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墮則其錄雖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者矣別傳者不出胸臆非由機杼徒以博採前史聚而成書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別說者葢不過十一而已如寡聞末學之流則深所嘉尚至於探幽索隱之士則無所取材雜記者若論神仙之道則服食鍊氣可以益壽延年語魑魅之途則福

善禍淫可以懲惡勸善斯則可矣及繆者為之則苟談怪異務述妖邪求諸弘益其義無取地理書者若朱贛所採浹於九州闞駰所書殫於四國斯則言皆雅正事無偏黨者矣其有異於此者則人自以為樂土家自以為名都競美所居談過其實又城池舊跡山水得名皆傳諸委巷用為故實鄙哉都邑簿者如宮闕陵廟街廛郭邑辨其規模明其制度斯則可矣及愚者為之則煩而且濫博而無限故論榱棟則尺寸皆書記草木則根

株必數務求詳審持此為能遂使學者覩之瞀亂而難紀也於是考茲十品徵彼百家則史之雜名其流盡於此矣至於其間得失紛糅善惡相兼既難為覼縷故粗陳梗槩且同自鄶無足譏焉又案子之將史本為二說然如呂氏淮南玄晏抱朴凡此諸子多以敘事為宗舉而論之抑亦史之雜也但以名目有異不復編於此科蓋語曰衆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歷觀自古作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千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必叢殘

固難以棲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古人以比玉屑滿篋良有旨哉然則芻蕘之言明王必擇葑菲之體詩人不棄故學者有博聞舊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别録不討異書專治周孔之章句直守遷固之紀傳亦何能自致於此乎且夫子有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則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

辨識第三十五

夫設官分職佇勳課能欲使上無虛稱下無虛受其難
矣哉昔漢文帝幸諸將營而目周亞夫為真將軍嗟乎
必於史職求其若斯乃為難遇者矣史之為務厥途有
三焉何則彰善貶惡不避强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
此其上也編次勒成鬱為不朽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
此其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
此其下也茍三者並闕復何為者哉昔魯叟之修春秋
也不藉三相之勢漢臣之著史記也無假七貴之權而

近古每有撰述必以大臣居首按晉起居注載康帝詔
勗稱著述任重理藉親覽遂以武陵王領秘書監尋武
陵才非河獻識異淮南而輒以彼藩翰董斯邦籍求之
稱職無聞焉爾既而齊撰國史和士開總知唐修本草
徐世勣監統夫使辟陽長信指撝南董之前周勃張飛
彈壓桐雷之右斯亦怪矣大抵監史為難斯乃尤之尤
者若使直若南史才如馬遷精勤不懈若揚子雲諳識
故事若應仲遠兼斯具美督彼羣才使載言記事藉為

模楷搦管操觚歸其凖的斯則可矣但今之從政則不然凡居斯職者必恩幸貴臣凡庸賤品飽食安步坐嘯畫諾若斯而已矣夫人既不知善之為善則亦不知惡之為惡故凡所引進皆非其才或以勢利見升或以干祈致擢遂使當官効用江左以不樂為謡拜職辦名洛中以不閑為說言之可為大噱可為長歎也曾試論之世之從仕者若使之為將也而才無韜略使之為吏也而術靡循良使之屬文也而匪閑於辭賦使之講學也

而不習於經典斯則負乘致寇悔吝旋及雖五尺童兒猶知調笑者矣唯夫修史者則不然或當官卒歲竟無刊述而人莫之知也或輙不自揆輕弄筆端而人莫之見也由斯而言彼史曹者崇扃峻宇深附九重雖地處禁中而人同方外可以養拙可以藏愚繡衣直指所不能繩强項申威所不能及斯固素食之窟宅尸祿之淵藪也凡有國有家者何事於斯職哉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又語云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觀歷代之置史臣有同嬉戲而竟不廢其職者盖存夫愛禮慹彼典刑者乎昔邱明之修傳也以避時難子長之立記也藏於名山班固之成書也出自家庭陳壽之為志也創於私室然則古來賢儁立言垂後何必身居廨宇跡參僚屬而後成其事乎是以深識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淨杜門不出成其一家獨斷而已豈與夫冠猴獻狀評議其得失者哉

自敘第三十六

予㓜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受古文尚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為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甞聞家君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即為諸兄説之因竊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怠矣先君竒其意於是始授以左氏朞年而講誦都畢于時年甫十有二矣所講雖未能深解而大義略舉父兄欲令博觀議疏精此一經辭以獲麟已後未見其事乞且觀餘部以廣異聞次又讀史漢三國志既欲知古今沿革歷數

相承於是觸類而觀不假師訓自漢中興已降迄乎皇家實錄年十有七而窺覽略周其所讀書多因假賃雖部帙殘缺篇題有遺題音第至於敘事之紀綱立言之梗槩亦粗知之矣但于時將求仕進兼習揣摩至於專心諸史我則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於是思有餘閒遂其本願旋游京洛頗積歲年公私借書恣情披閱至如一代之史分為數家其間雜記小書又競為異說莫不鑽研穿鑿盡其利害加以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

悟者皆得諸衿腑非由染習故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哲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曄集果以二史為非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及年以過立言悟日多常恨時無同好可與言者維東海徐堅晚與之遇相得甚歡雖古者伯牙之識鍾期管仲之知鮑叔不是過也復有永城朱

敬則沛國劉允濟吳興薛謙光河南元行沖陳留吳兢壽春裴懷古亦以言議見許道術相知所有推揚得盡懷抱每云徳不孤必有鄰四海之内知我者不過數子而已矣昔仲尼以睿聖明哲天縱多能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以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于周其文不刋為後王法自兹厥後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刋正其失嗟予小子敢當此任其於史

傳也嘗欲自班馬已降迄于姚李令狐顔孔諸書莫不因其舊義頗加釐革但以無夫子之名而輒行夫子之事將恐致驚愚俗取咎時人徒有其勞而莫之見賞所以每握管歎息遲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實能之而不欲也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則天朝為著作佐郎轉左史今上初即位又除著作長安中以本官兼修國史會遷中書舍人暫罷其任神龍元年又以本官兼修國史迄今不之改今之史館即古之東觀也）每惟皇家受命多歷年所史官所編粗惟記錄至於紀傳及志

則皆未有其書長安中年會奉詔預修唐史及今上即
位又勑撰則天大聖皇后實錄凡所著述常欲行其舊
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
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沉浮雖自謂依違苟從然
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
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
而無述又恐歿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
見其志昔漢世劉安著書號曰淮南子其書牢籠天地

博極古今上自太公下至商鞅其錯綜經緯自謂兼於數家無遺力矣然自淮南以後作者無絶必商搉而言則其流又衆葢仲尼既歿微言不行史公著書是非多謬由是百家諸子詭説異辭務為小辨破彼大道故揚雄法言生焉儒者之書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華而流俗鄙夫貴遠賤近傳兹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論衡生焉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墻面而視或訛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膠柱動多拘忌故應劭風俗

通生焉五常異稟百行殊軌能有兼偏知有長短苟隨才而任使則片善不遺必求備而後用則舉世莫可故劉劭人物志生焉夫開國承家立身行事一文一武或出或處雖賢愚壤隔善惡區分苟時無品藻則理難銓綜故陸景典語生焉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為書也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道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

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自法言巳降迄于文心而往以納諸胸中曽不蔕芥者矣夫其為義也有與奪焉有褒貶焉有鑒誡焉有諷刺焉其為貫穿者深矣其為網羅者容矣其所商略者遠矣其所發明者多矣盖談經者惡聞服杜之嗤論史者憎言班馬之失而此書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獲罪於時固其宜矣猶冀知音君子時有觀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謂也昔梁徵士劉孝標作

敘傳其自比於馮敬通者有三而予輒不自揆亦竊比於揚子雲者有四焉何者揚雄嘗好雕蟲小伎老而悔其少作余幼喜詩賦而壯都不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其似一也揚雄草玄累年不就當時聞者莫不哂其徒勞余撰史通亦屢移寒暑悠悠塵俗共以為愚其似二也揚雄撰法言時人競尤其妄故作解嘲以訓之余著史通見者亦互言其短故作釋蒙以拒之其似三也揚雄少為范逡劉歆所重及聞其撰太玄經則

嘲以恐蓋醬瓿然劉范之重雄者蓋貴其文彩若長楊羽獵之流耳如太玄深奥難以探賾既絶窺踰故加譏誚余初好文筆頗獲譽於當時晚談史傳遂減價於知巳其似四也夫才唯下劣而跡類先賢是用銘之於心持以自慰抑猶有遺恨懼不似揚雄者有一焉何者雄之玄經始成雖為當時所賤而桓譚以為數百年外其書必傳其後張衡陸績果以為絶倫參聖夫以史通方諸太玄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

之知耳嗟乎倘使平子不出公紀不生將恐此書與糞土同捐煙燼俱滅後之識者無得而觀此予所以撫卷漣洏淚盡而繼之以血也

史通卷十

史通卷十一

唐 劉知幾 撰

外篇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駒之過隙猶且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聞上起帝王下窮匹庶近則朝廷之士遠則山林之客其於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蜀本其字上有諒字宋本無夫如是者何哉皆

以圖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稱不朽乎葢書名竹帛而已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俱一從物化墳土未乾而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茍史官不絶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

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故備陳其事編之於後其一條

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

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孔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髙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邱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降及戰國史氏無廢趙鞅晉之一大夫爾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田文齊之一公子爾每坐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

至若秦趙二主澠池交會各命其御史書某年某月鼓瑟鼓缶此則春秋君舉必書之義也然則官雖無闕而書尚有遺故史臣等差莫辨其序按吕氏春秋曰夏太史終古見桀惑亂載其圖法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迷亂載其圖法出奔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亦以其圖法歸周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弑鄭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則諸史之任太史其最優乎至秦有天下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章此則自夏迄秦斯職無改者矣漢興之世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司馬談為之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叙事如春秋及談卒子遷嗣遷卒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尋自古太史之職雖以著述為宗而兼掌歴象日月陰陽管數司馬遷既沒後之續史記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揚雄之徒並以别職來知史務於是太史之署非復記言

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其二條

當王莽代漢改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跡言行蓋効古者動則左史書之此其義也其三條

漢氏中興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詔撰光武本紀及諸列傳載記又楊子山為郡上計吏獻所作哀牢傳為帝所異徵詣蘭臺斯則蘭臺之職者蓋當時著述之所也自章和已後圖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

中而都謂著作竟無他稱其四條

當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職隸中書其官即周之左史

也晉元康初又職隸秘書著作郎一人為之大著作專

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宋齊已來以佐名施於作

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舊事佐郎職知博採正郎資以草傳如

正佐有失則秘監職司其憂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

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

郎者若中朝之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江左之王隱虞預

干寶孫盛宋之徐爰蘇寶生梁之沈約裴子野斯並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而齊梁二代又置修史學士陳氏因循無所變革若劉涉謝吳顧野王許善心之類是也其五條

至若偏隅僭國夷狄偽朝求其史官亦可言者按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盖掌禮儀又郄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別有曲筆篇言之詳矣吳

歸命時有左右二國史之職薛瑩為其左華覈為其右

又周處自左國史遷東觀令以斯考察則其班秩可知

其六條

偽漢嘉平初公師或以太中大夫領左國史撰其國君

臣紀傳前涼張駿時劉慶遷儒林郎中常侍在東苑撰

其國書蜀與西涼二朝記事委之門下南涼主烏孫初

定霸基欲造國紀以其參軍郎韶為國紀祭酒使撰録

時事自餘偽主多置著作官若前趙之和苞後燕之董

統是也其七條

元魏初稱制即有史臣雜取他官不常厥職故如崔浩高閭之徒唯知著述而未列名號其後始於秘書置著作局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參史者不過一二而已普泰以來參史稍替別置修史局其職有六人當代都之時史臣每上奉王言下詢國俗兼取工於翻譯者來置史曹及洛京之末朝議又以為國史當專任代人不宜歸之漢士於是以谷纂山偉更主文籍凡經二十餘

年其事闕而不載斯蓋猶秉夷禮有互鄉之風者焉其八條

高齊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統領者謂之監修國史自領則近循魏代遠效江南參雜其間變通而已唯周建六官改著作之正郎為上士佐郎為下士名謚雖易而班秩不殊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虬之獨步關右王邵魏澹展効於開皇之朝諸葛頴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其九條

曁皇家之建國也乃別置史館通籍禁門西京則與鸞渚為鄰東都則與鳳池相接而館宇華麗酒饌豐厚得厠其流者實一時之美事至咸亨年以職司多濫高宗喟然而稱曰朕甚憪焉乃命所司曲加推擇如有居其職而闕其才者皆不得預於修撰詔曰修撰國史義存典實自非操履忠正識量該通才學有聞難堪斯任如聞近日已來但居此職即知修撰非唯編緝訛舛亦恐漏洩史事自今宜遣史司精簡堪修史人灼然為衆所推者錄名進內自餘雖居史職不得輒聞見所修史籍及未行用國史等之事由是史臣拜職多取外司著作一曹殆成虛設凡有

筆削畢歸於館始自武德迄乎長壽其間若李仁實以直辭見憚敬播以叙事推工許敬宗之矯妄牛鳳及之狂惑此其善惡尤著者也其十條

又按晉令著作郎掌起居集注撰録諸言行勲伐舊載史籍者元魏置起居令史每行幸讌會則在御左右紀録帝言及賔客酬對後别置修起居注二人多以餘官兼掌至隋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閑於述注者修之納言監領其事煬帝以為古有内史外史今既有著作

宜立起居遂置起居舍人二員職隷中書省如庾自直崔濬祖虞世南蔡允恭等咸居其職時謂得人唐氏因之又加置起居郎二員職與舍人同每天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則逼階延首而聽之退而編録以為起居注龍朔中改名左史右史今上即位仍從國初之號焉高祖太宗時有令狐德棻呂才蕭鈞褚遂良上官儀高宗則天時有李安期顧允高智周張大素淩季友斯並當時得名朝廷所屬

也夫起居注者編次甲子之書至於策命章奏封拜薨免莫不隨事記錄言惟詳審凡欲撰帝紀者皆稱之以成功令為載筆之別曹立言之貳職故略述其事附於斯篇其十一條

又按詩邶風靜女之三章君子取其彤管夫彤管者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也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内朝則有女史内之與外其任皆同故晉獻惑亂驪姬夜泣牀笫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焉楚昭王讌遊蔡姬許從

孤死矣夫宴私而有書事之册葢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至漢武帝時有禁中起居注明德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凡斯著述似出宫中求其職司未聞位號隋世王邵上疏請依古法復置女史之班具録内儀付於外省文帝不許遂不施行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廢置如此夫仲尼修春秋公羊高作傳漢魏之陸賈魚豢晉宋之張璠范曄雖身非史職而私撰國書若斯人者有異於是故不復詳而録之其十二條

夫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删定歸於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録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於儁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其十三條

觀夫周秦已往史官之取人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於漢魏已降則可得而言然多竊虗號有聲無實按劉曹二史皆當代所撰能成其事者蓋唯劉珍蔡邕王沈魚

豢之徒耳而舊史載其同作非止一家如王逸阮籍亦預其列且叔師研尋章句儒生之腐者也嗣宗沈湎麴糵酒徒之狂者也斯豈能錯綜時事裁成國典乎而近代趨競之士尤喜居於史職至於措辭下筆者十無一二焉既而書成繕寫則署名同獻爵賞既行則攘袂爭受遂使是非無準真偽相雜生則厚誣當時死則致惑來代而書之譜傳以為美談載之碑碣增其壯觀既而自歷行事稱其所長則云某代著某書某年成某史加

封若干户獲賜若干段諸如此類往往而有遂使讀者皆以為名實相符功賞相副昔魏帝有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則効歟其十四條

史通卷十一

史通卷十二

唐 劉知幾 撰

外篇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儒者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又曰伏犧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春秋傳載楚左

史能讀三墳五典禮記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由斯而言則墳典文義三五典策至於春秋之時猶大行於世爰及後世其書不傳惟唐虞已降可得言者然自堯而往聖賢猶述求其一二髣髴存焉而後來諸子廣造竒說其語不經其書非聖故馬遷有言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班固亦曰顓頊之事未可明也斯則墳典所記無得而稱者焉

右說三墳五典

堯舜相承已見墳典周監二代各有書籍至孔子討論其義刪為尚書始自唐堯下終秦繆其言百篇而各為之序屬秦為不道坑儒禁學孔子之末孫曰孔惠壁藏其書漢室龍興旁求儒雅聞故秦博士伏勝能傳其業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受焉時伏生年且百歲言不可曉口授其書纔二十九篇自是傳其學者有歐陽氏大小夏侯宣帝時復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行之於世其篇所載年月不與序相符

會又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漢魏諸儒謂馬融鄭玄王肅也咸疑其繆古文尚書者即孔惠之所藏科斗之文字也魯恭壞孔子舊宅始得之於壁中博士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增多二十五篇更以隸古字寫之編為四十六卷司馬遷屢採其事故遷多有古說安國又受詔為之訓傳值武帝末巫蠱事起經籍道息不獲奏上藏諸私家劉向取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脱誤甚衆至於後漢孔氏之本遂絶其有見於經典者諸儒皆謂

之逸書馬融鄭玄杜預也王肅亦注今文尚書而大與古文孔傳相類或肅私見其本而獨秘之乎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以孔傳奏上而缺舜典一篇乃取肅之堯典從慎徽以下分為舜典以續之自是歐陽大小夏侯家等學馬融鄭玄王肅諸注廢而古文孔傳獨行列於學官永為世範齊建武中吳興人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孔傳舜典云於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梁武帝時為博士議曰孔欽稱伏生誤合五篇蓋文句相連所以或令舜典必有曰若稽古伏生雖

云昏耄何容由是遂不見用也及江陵版蕩其文入北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故今人所習尚書舜典元出於姚氏者焉

右説尚書

當周室微弱諸侯力爭孔子應聘不遇自衛而歸乃與魯君子左丘明觀書於太史氏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遺制下明將來之法自隱及哀盡十二公行事經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論本

事而為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春秋所貶當世君臣其事實皆形於傳故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説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不顯於世漢興董仲舒公孫弘並治公羊其傳習者有嚴顔二家之學宣帝即位聞衛太子私好穀梁乃召名儒蔡千秋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因置博士平帝初立左氏逮於後漢儒者數廷毀之會博士李封卒遂不復補一作用至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

奏請重立於學官至魏晉其書漸行而二傳亦廢今所

用左氏本即杜預所注者

右說春秋

又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衆家史記而

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

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

外傳國語二十一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

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録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

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

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録而已張晏漢書注云十篇沒後亡失此說非也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記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糺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

右說史記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劉向向

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䪨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新莽誤後惑衆不當垂之後代者也於是採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上下通洽為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

詔京兆收繫悉録家書封上固弟超詣闕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書帝意乃解即出固徵詣校書受詔卒業經二十餘載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固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莫能綜理其妹曹大家叶攻乎反博學能屬文奉詔校敘又選高才即馬融等十人從大家授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而古今人表不類本書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於専門受業遂

與五經相亞初漢獻帝以固書文煩難省乃詔侍中荀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命秘書給紙筆經五六年乃就其言簡要亦與本傳並行

右說漢書

在漢中興明帝始詔班固與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作世祖本紀并撰功臣及新市平林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自是以來春秋世亦以煥炳而忠臣義士莫之撰勒於是又詔史官謁者僕射

劉珍及諫議大夫李充雜作紀表名臣節士儒林外戚諸傳起自建武訖乎永初事業垂竟而珍充繼卒復命侍中伏無忌與諫議大夫黄景作諸王王子功臣恩澤侯表南單于西羌傳地理志至元嘉元年復令太中大夫邉韶大軍營司馬崔寔議郎朱穆曹壽雜作孝穆崇二皇及順烈皇后傳又增外戚傳入安思等后儒林列傳入崔篆諸人寔壽又與議郎延篤雜作百官表順帝功臣孫程郭願及鄭衆蔡倫等傳凡百十有四篇號

曰漢紀嘉平中光禄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之可成者而邕别作朝會車服二志後坐事徙朔方上書求還續成十志會董卓作亂大駕西遷史臣廢棄舊文散逸及在許都楊彪頗存注記至於名賢君子自本初已下闕續魏黄初中唯著先賢表故記殘缺至晋不成大始中秘書丞司馬彪始討論衆說一作作一作綴其所聞起元光武終於孝獻録世十二編年二百通綜上下旁引廣事為紀志傳凡一十三篇號

曰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删定東觀記為後漢書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傳七十總九十七篇其十典竟不成而卒自斯已後作者相繼為編年者四族創紀傳者五家推其所長華氏居最而遭晉室東徙三惟一存至宋宣城太守范曄乃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删煩補畧作後漢書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為百篇會曄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晉東陽太守袁宏抄撮漢氏後書依荀悅體著後漢紀十三篇世言漢

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

右說後漢書

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書衛覬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元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殊非實録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撰吳書峻孚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

勑韋曜周昭薛瑩梁廣華覈訪求往事相與紀述並作之中推瑩為首當歸命侯時廣昭先亡曜瑩徙黜史官久闕書遂無聞覈表請曜瑩續成前史其後曜獨終其書定為五十五卷至晉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凡六十五篇夏侯湛時亦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草而罷及壽卒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録於是詔下河南尹就家寫其書先是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

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録異聞間出蜀本作錯宋本作間其流最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中書郎裴松兼採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焉

右說三國志

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録晉書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

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跡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斥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墨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隱雖好述作而辭拙才鈍其書編次有序者皆銓所修章句混漫者必隱所作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官自鄧粲孫盛王

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逺則偏記兩帝近則唯敘
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
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
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
能盡善乃勑史官更加纂録採正典與雜説數十餘部
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為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
十并序例目録合為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
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右說晉書

宋史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紀傳自此以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補承天殘缺後又命裴松之續成國史松之尋卒史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言（蜀本家下有之字宋本無）孝建初又勑南臺侍御史蘇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山被誅大明六年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勒為一書其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

自永光巳後至禪讓十餘年中闕而不載至齊著作郎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自義熙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爲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永明末其書既行河東裴子野更刪爲宋略二十卷沈約見而歎曰吾所不逮也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

右說宋書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

其志以見其才沈約復著齊紀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奉朝請吳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聞見既多可自搜訪也均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詬熸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右說齊書

梁史武帝時沈約與給事中周興嗣步兵校尉鮑行卿

秘書監謝吳相承撰録已有百篇值承聖淪沒並從焚

蕩廬江何之元沛國劉璠以所聞見究其始末合撰梁

典三十篇而紀傳之書未有其作陳祠部郎中姚察有

志撰勒施功未周但既當朝務兼修國史至於陳亡其

書不就

右說梁書

陳史初有吳郡顧野王北地傅縡各為撰史學士其武

文二帝紀即顧傅所修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

事傷煩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具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未絶筆皇家貞觀初其子思廉為著作郎奉詔撰成二史於是憑其舊藁加以新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定為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今並行世焉

右説陳書

十六國史前趙劉聰時領左國史公師彧撰高祖本紀

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淩修譖其訕謗先帝聰怒而誅之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篇事止當年不終曜滅後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郭愔等撰上黨國記起居注趙書其後又令王蘭陳宴程陰徐機等相次撰述至石虎並令刋削使勒功業不傳其後燕太傅長史田融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石事集鄴都記趙紀等書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為燕紀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書

著本紀并佐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
敘事富贍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過美有慙董史之直
其後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合成一史南燕有趙郡
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於馮氏官至
中書令仍撰南燕録六卷蜀初號曰成後改稱漢李勢
散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為蜀李書
璩又撰華陽國志具記李氏滅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
西曹邊瀏集內外事以付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

卷又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苑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昞又各著涼書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觀之見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問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值秦滅隱於南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始一作貴整卒翰乃啓頻纂成

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河東裴景仁又正其訛僻刪為秦記十一篇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景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缺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夏天水趙思群北地張淵於真興承光之世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亡多見焚燒西涼與西秦北燕其史或當代所書或他邦所録叚龜龍記呂氏宗欽記禿髮氏韓顯宗記呂馮氏唯此三者可知自餘

不詳誰作魏世黄門侍郎崔鴻乃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録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鴻始以景明之初求諸國逸史逮至始元年鳩集幾備而以猶闕蜀事不果成書推求十有五年始於江東購獲乃增其篇目勒為十卷鴻没後永安中其子緒寫奏上請藏諸秘閣由是偽史宣布大行於時

右説十六國春秋

元魏史道武時始令鄧淵著國記為十卷而條例未成

曁乎元明廢而不述神嘉二年又詔集諸文士崔浩浩弟覽高閭鄧頴晁維范亨黄輔等撰國書為十卷又特命浩總監史任務從實録復以中書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並參著作續成前史書敘述國事無隱惡而刊石寫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自是遂廢史官至文成帝和平元年始復其職而以高允典著作修國記允年已九十手目俱衰時有校書郎中劉模長於緝綴乃令執筆而口占授之如是者五六

歲所成篇卷模有力焉初國記自鄧崔以下皆相承作

編年體至孝文大和十一年詔秘書丞李彪著作郎崔

光始分為紀傳異科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起居注

既而崔光遵業補續下說孝明之世溫子昇復修孝武

紀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録魏史官私所撰盡於斯矣

齊天寶二年勑秘書監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書又令

刁柔辛元植房延祐眭仲讓裴昂之高孝幹等助其

編次收所取史官惟相凌忽故刁辛諸子並乏史才唯

以髣髴學流憑附得進於是大徵百家譜狀斟酌以成魏書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謟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己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毁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論討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罰或有斃於獄中羣怨謗聲不息孝昭

世勑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武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治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至隋開皇勑著作郎魏澹與顏之推辛德源更撰魏書矯正收失澹以西魏為真東魏為偽故文恭列紀孝靖稱傳合紀傳論例總九十二篇煬帝以澹書猶未能善又勑左僕射楊素別撰學士潘徽褚亮歐陽詢等佐之會素薨而止今世稱魏史者猶以收本為主焉

右説後魏書

高齊史天統初太常少卿祖敬徵述獻武起居名曰黄初傳天録時中書侍郎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録惟記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平後史官楊休之杜臺卿祖崇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逮於齊滅隋秘書監王邵内令史李德林並少仕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居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間傳者唯十六卷焉）李在齊預修國史創紀傳書二十七卷至開皇初奉詔續撰增多齊史三十八篇已上送官藏之

秘府皇家貞觀初勅其子中書舍人百藥仍其舊錄雜
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唯王李二家云

右說北齊書

宇文周史大統年有秘書丞柳虬兼領著作直辭正色
事有可稱至隋開皇中秘書監牛𢎞追撰周紀十有八
篇略敘紀綱仍皆牴牾皇家貞觀初勅秘書丞令狐德
棻秘書郎岑文本共加修緝定為周書五十卷

右說後周書

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卲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冑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勑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頴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初太宗以梁陳及齊周隋氏並未有書乃命學士分修事具於上仍使秘書監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始以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歲合五代紀傳并目録

凡二百五十二卷書成下於史閣唯有十志斷為三十卷尋擬續奏未有其文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撰其先撰史人唯令狐德棻重預其事太宗崩後刋勒始成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别行俗呼為五代史志

右説隋書

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温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司空房元齡給事中許敬宗著

作佐郎敬播相與自立編年體號為實録迄乎三帝世有其書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卷至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于志寧令狐德棻著作郎劉允之楊仁卿起居郎顧允等因其舊作綴以後世復為五十卷雖云繁雜時有可觀龍朔中敬宗又以太子少師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如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又起草十志未半而終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

録必方諸魏伯起亦猶張衡之蔡邕焉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紀事見推直筆惜其短世(一作歲)功業未終至長壽中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於宏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鳳及以喑聾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凡所纂録皆素責私家行狀而世人敘事不能自達或言皆比興全類咏歌或語多鄙樸實同文案而總入編次了無釐革其有出自胸臆申其機杼發言則媸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故閱

其篇第豈謂可觀披其章句不識所以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皇家舊事殘缺殆盡長安中余與正諫大夫朱敬則司封郎中徐堅左拾遺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等重修則天實録編為三十卷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朞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藁猶有憑焉大抵自古史臣撰録其梗槩如此蓋屬詞比事以月繫年為史氏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盡於斯矣

自餘偏記小説則不暇具而論之

右説唐書

史通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康　傑

史通卷十三

唐　劉知幾　撰

外篇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蓋古之史氏區分有二焉一曰記言二曰記事而古人所學以言為首至若虞夏之典商周之誥仲虺周任之言史佚臧文之說凡有遊談專對獻策上書者莫不引為端緒歸其的準其於事也則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鳥

名官陶唐之以御龍拜職夏氏之中衰也其盜有后羿寒浞齊邦之始建也其君有蒲姑伯陵斯並開國承家異聞奇事而後世學者罕傳其說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此則記事之史不行而記言之書見重斷可知矣及左氏之為傳也雖義釋本經而語雜他事遂使兩漢儒者嫉之若讎故二傳大行擅名後世又孔門之著述也論語專述言辭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唯稱論語而已由斯而談並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

也然則上起唐堯下終秦繆其書所錄唯有百篇而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故令後人有言唐虞以下帝王之事未易明也按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又曰成事不說（事已成不可復解說）遂事不諫（事已遂不可復諫止）既往不咎（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用也可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日用而不能知自此引經四處注皆全寫先儒所釋也）夫聖人立教其言若是在於史籍其義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以美之雖有其惡不之毀

也之一作加惡者因其惡而惡之雖有其美不之譽也之一作加故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魏文帝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漢景帝曰學者不言湯武受命不為愚斯並曩賢精鑒已有先覺而拘於禮法限以師訓雖口不能言而心知其不可者蓋亦多矣又按魯史之有春秋也外為賢者内為本國事靡洪纎動皆隱諱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於六經亦皆如此故觀夫子之刋書也夏桀讓湯武王斬紂其事甚著而芟夷不

存（此事出周書案周書是孔子刪尚書之餘以成其錄也）觀夫子之定禮也隱閔非命惡視不終而奮筆昌言云魯無篡弒觀夫子之刪詩也凡語國風皆有怨刺在於魯國獨無其章（魯多淫僻豈無刺詩蓋夫子刪去而不錄）觀夫子之論語也君娶於吳是謂同姓而司敗發問對以知禮斯驗聖人之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載事其詞簡約推者難詳缺漏無補遂令後來學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聾瞽今故訐其疑事以著於篇凡有十條列之於後（其一條）

蓋虞書之美放勛也云克明峻德而陸賈新語又曰堯舜之臣比屋可封蓋因堯典成文而廣造竒說也按春秋傳云高陽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謂之元凱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帝鴻氏少昊氏顓頊氏各有不才子謂之渾沌窮竒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稱四凶而堯亦不能去斯則當堯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齊列善惡

無分賢愚共貫但論語有云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是則當咎繇未舉不仁甚多彌驗堯時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謂之克明峻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其二條堯典序又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孔氏注曰堯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禪位之志按汲冢瑣語云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其地有城以因堯為號識者憑斯異說頗以禪授為疑然則觀此二書已足為證者矣而猶有所未覩也何者據山海經謂放勛之子為帝丹朱而列君於帝

者得非舜雖廢堯仍立堯子俄又奪其帝者乎觀近有姦雄奮發自號勤王或廢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則示相推戴終亦成其篡奪求諸歷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載一揆斯則堯之授舜其事難明謂之讓國徒虛語耳其疑二也其三條

虞書舜典又云五十載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婐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

猶憚經履其途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兹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歷觀自古人君廢逐若夏桀放於南巢趙嘉遷於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語其艱棘未有如斯之甚也斯則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其疑三也其四條

汲冢書云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

尹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後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推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覆也何者舜廢堯而立丹朱禹黜舜而立商均益手握機權勢同舜禹而欲因循故事坐膺天禄其事不成自貽伊咎觀夫近古篡奪桓獨不全馬仍反正若啓之誅益亦猶晉之殺元乎若舜禹相代事業皆成雖益覆車伏辜夏后亦

猶桓劾曹馬而獨致元興之禍者乎其疑四也其五條

湯誥云湯伐桀戰于鳴條又云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而周書殷祀篇稱桀讓湯王位云云此則有異於尚書如周書之所說豈非湯既勝桀力制夏人使桀推讓歸王於己蓋欲比跡堯舜襲其高名者乎又按墨子云湯以天下讓務光而使人說曰湯欲加惡名於汝務光遂投清泠之泉而死湯乃即位無疑然則湯之飾讓偽跡甚多考墨家所言雅與周書相會夫書之作本出尚

書孔父截剪浮詞裁成雅語去其鄙事直云慙德豈非欲滅湯之過增桀之惡者乎其疑五也其六條

夫五經立言千載猶仰而求其前後理甚相乖何者稱周之盛也則云三分有二商紂為獨夫語殷之敗也又云紂有臣億萬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則是非無準向背不同者焉又按武王為泰誓數紂過失亦猶近代之有呂相為晉絶秦陳琳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無辭乎而後來諸子承其偽說竟列紂罪有倍五經故孔子曰桀

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班生亦云安有據婦人臨朝劉向又曰世人有弑父害君桀紂不至是而天下惡者皆以桀紂為先此其自古言辛癸之罪將非厚誣者乎其疑六也其七條

微子之命篇云殺武庚按祿父即商紂之子也屬社稷傾覆家國淪亡父首梟懸母軀分裂永言怨恥生死莫二向使其侯服事周而全軀保其妻子也仰天俯地何以為生含齒戴髮何以為貌既而合謀二叔徇節三監

雖君親之怨不除而臣子之誠可見考諸名教生死無慙議者苟以其功業不成便以頑人為目必如是則有君若夏少康有臣若伍子胥向若隕雠雪怨衆敗身滅亦當隷跡醜徒編名逆黨者邪其疑七也其八條

論語曰大矣周之德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按尚書云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夫姬氏爵乃諸侯而輙行征伐結怨王室殊無媿畏此則春秋荆蠻之滅諸姬論語季氏之伐顓臾也又按其書曰朱雀云云文王受命

稱王云云夫天無二日地惟一人有殷猶存而王號遽立此即春秋楚及吳越僭號而陵天子也然則戡黎滅崇自同王者服事之道理不如斯亦猶近者魏司馬文王害權臣黜少帝坐加九錫行駕六馬及其没也而荀朂猶謂之人臣以終蓋姬之事殷當比馬之臣魏必稱周德之大者不亦虛為其說乎其疑八也其九條

論語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按呂氏春秋所載云云斯則太王鍾愛厥孫將立其

父太伯年居長嫡地實妨賢向若强顔苟視懷疑不去大則類衛伋之誅小則同楚建之逐雖欲勿讓君親其立諸且太王之殂太伯來赴季歴承考遺命推讓厥昆太伯以形質已殘有辭獲免原夫毁玆玉體從彼被髮者本以外絶嫌疑内釋猜忌譬雄雞自斷其尾用獲免於人犠者焉又按春秋晉士蒍為申生之將廢也曰為吳太伯猶有令名斯則太伯申生事如一體直以出處有異故成敗不同若夫子之論太伯也必美其因病成妍

轉禍為福斯則當矣如云可謂至德者無乃謬為其譽乎其疑九也其十條

尚書金縢篇云管蔡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按尚書君奭篇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斯則旦行不臣之禮挾震主之威跡居疑似坐招訕謗雖奭以亞聖之德負明允之才目覩其事猶懷憤懣況彼二叔者才處中人地居下國側聞異議能不懷猜原

其推戈反噬事由誤我而周公自以不誠遽加顯戮與夫漢代赦淮南明帝寛阜陵一何遠哉斯則周公於友于之義薄矣而詩之所述用為美談者何哉其疑十也

其十一條

大抵自春秋以前尚書之世其作者述事如此今取其正經雅言理有難曉諸子異説義或可憑參而會之以相研覈如異於此則無論焉夫遠古之書與近古之史非唯繁約不類故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

詳備事罕甄擇使夫學者覩一邦之政則善惡相參觀一主之才而賢愚殆半至於遠古則不然夫其所録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没者多嘗試言之向使漢魏晉宋之君生於上代堯舜禹湯之主出於中葉俾史官易地而書各叙時事校其得失固未可量若乃輪扁稱其糟粕孔氏述其傳疑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篇吾取其二三簡推此而言則遠古之書其妄甚矣豈比夫王沈之不實沈約之多詐若斯而已哉其十

二條

惑經第四 總二十一條

昔孔宣父以大聖之德應運而生生人已來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門人鑚仰不及請益無倦然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者覩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之設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稱非以受屈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

者緘辭杜口懷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夫古今世殊師授路隔恨不得親膺洒掃陪五尺之童躬奉德音撫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尋蠹簡穿鑿遺文菁華久謝糟粕爲偶遂使理有未達無由質疑是用握卷躊躇揮毫悱憤儻梁木斯壞魂而有靈敢効接輿之歌輒同林放之問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詩讃易其義既廣難以具論今惟摭其史文評之於後其一條

按夫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切詳春秋之義其所未諭

者有十二何者趙盂以無辭伐國貶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降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則人倫臧否在我筆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讓奚爲齊鄭及楚國有弒君各以疾赴遂皆書卒昭九年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襄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春秋但書云楚子麇卒鄭伯頑卒齊侯陽生卒夫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凡在含識皆知恥懼苟欺而可免則誰不願然且官爲正卿返不討賊地居冢嫡藥不親嘗遂皆被以惡名播諸來葉必以彼三逆

方玆二弑躬為梟獍則漏網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錄嫉惡之情豈其若是其所未諭一也其二條

又案齊乞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由常壽而春秋捐其首謀捨其親弑乞謂齊陳乞比楚公子比也亦何異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火而魚池及必如是則邾之閽者私憾射姑以其君急而好潔可行欺以激怒遂傾瓶水沃庭俾𮕧爐而爛卒斯亦罪之大者曷不書弑乎宜書云閽弑邾子其所未諭二也其三條

蓋明鏡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嬙之面或有疵瑕而寢其鑒也虛空之傳響也清濁必聞不以綿駒之歌時有誤曲而輟其應也夫史官執簡宜類於斯苟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必實録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狄實滅衛因桓恥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斯則情兼向背志懐彼我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賢人君子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慙良史也其所未諭三也其四條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而皆不書八年注云不書盟恥吳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録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戎實豺狼非我族類夫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其所未諭四也其五條

諸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斯豈非國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邪如陽虎盜入于讙擁陽關而外叛傳具其事經獨無聞何哉且弓玉云亡猶獲顯記城邑失守反不沾書略大存小理乖懲勸其所未

諭五也其六條

按諸侯世嫡嗣業居喪既未成君不避其諱此春秋之例也何為般野之沒皆書以名而惡視之殂直云子卒其所未諭六也其七條

凡在人倫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謂之弑卿士已上通謂之殺此又春秋之例也按桓二年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曰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及宜改為殺夫臣當為殺而稱及與君弑同

科苟弑殺不分則君臣靡別者矣公羊傳曰及者何累也雖有此釋其義難通既未釋此疑共編於未諭他皆傚此也其所未諭七也其八條

夫臣子所書君父是黨雖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魯之隱桓戕弑昭哀放逐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則邦之孔醜諱之可也如公送晉葬公與吳盟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盟而不至會而後期並諱而不書豈非煩碎之甚且按汲冢竹書其晉春秋及紀年之載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見獲書其本國皆無所隱唯魯春秋之記其國

也則不然何者國家之事無大小茍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奚獨多乎其所未諭八也其九條

案昭十二年齊納北燕伯者何燕伯子陽左傳曰納北燕伯款于唐唐杜注云陽即唐燕之别邑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茍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夫如是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習其訛謬凡所編次不加刋改者矣何為其間則一襃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其所未諭九也其十條

又書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讀者求一家之廢興則前後相會討一人之出入則始末可尋如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既滅矣君執家亡能重列諸侯舉兵圍國者何哉蓋其間行事必當有說經既不書傳又闕載缺略如此尋繹難知其所未諭十也其十一條

按晉自魯閔公已前未通於上國至僖二年滅下陽已降漸見於春秋蓋始命行人自達於魯也而瑣語春秋

載魯國閔公時事言之甚詳斯則聞事必書無假相赴者也蓋當時魯史他皆倣此至於夫子所修也則不然凡書異國皆取來告苟有所告雖小必書如無其告雖大亦闕故宋飛六鷁小事也以有告而書之晉滅三邦大事也謂滅耿滅魏滅霍也以無告而闕之用使巨細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諸國史記奚事獨為疎闊尋兹例之作也蓋因周禮舊法魯策成文夫子既撰不刋之書為後王之則豈可仍其過失而不中規矩者乎其所未諭十一也

其十二條

蓋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而春秋記他國之事必憑來者之辭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君弑而不以弑稱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應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聞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說而書遂使真偽莫分是非相亂其所未諭十二也其十三條

凡所未諭其類尤多静而思之莫究所以豈夫子之牆

數仞不得其門者歟將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歟如其與奪請謝不敏其十四條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縱將聖多能便謂所著春秋善無不備而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相與雷同莫知指實摧而為論其虛美者有五焉按古者國有史官具列時事觀汲墳所記墳一作冢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執我行人鄭棄其師

隕石于宋五其事並出竹書紀年唯鄭棄師出瑣語晉春秋也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能而彈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其十五條

又案宋襄公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楚靈王弑郟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書曾無變革是則無辜者

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隱其辜求諸勸戒其義安在而左丘明論春秋之義云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其虛美二也其十六條

又春秋之所書本以褒貶為主故國語晉司馬侯對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至於董狐書法而不隱南史執簡而累進又甯殖出君而卒自憂名在策書故知當時史臣各懷直筆斯則有犯必死書法無捨者矣自夫子

之修春秋也蓋他邦之簒賊其君者有三謂齊鄭楚已解於上本國之殺逐其君者有七隱閔般惡視五君被弒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録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無乃烏有之談歟其虚美三也其十七條

又按春秋之文雖有成例或事同書異理殊書一故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彰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亡褒諱之辭也斯則危行言遜吐剛茹柔推避以求全依違以免禍而孟子云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虛美四也其十八條

按趙穿殺君而稱宣子之弒江乙亡布而稱令尹所盜此則春秋之世有識之士莫不微婉其辭隱晦其說斯蓋當時之恒事習俗所常行而固云仲尼沒而微言絶觀微言之作豈獨宣父者邪其虛美五也其十九條

考兹衆美徵其本源良由達者相承儒教傳授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語曰衆善焉必察之孟子曰堯舜不

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尋世之言春秋者得非覩衆善而不察同堯舜之多美者云其二十條

昔王充設論有問孔之篇雖論語羣言多見指擿而春秋雜義曾未發明是用廣彼舊疑增其新覺將來學者幸為詳之其二十一條

史通卷十三

史通卷十四

唐　劉知幾　撰

外篇

申左第五

古之人言春秋三傳者多矣戰國之世其事罕聞當前漢專用公羊宣皇已降穀梁又立於學至成帝世劉歆始重左氏而竟不列學官大抵自古重兩傳而輕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議兩傳者亦非一族互相攻擊

各自朋黨籠聒紛競是非莫分然則儒者之學苟以專精為主至於治章句通訓釋斯則可也至於論大體舉宏綱則言罕兼統理無要害故使今古疑滯莫得而申者焉必揚搉而論之言傳者固當以左氏為首但自古學左氏者談之又不得其情如賈逵撰左氏長義稱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但取悅當時殊無足採又按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而東觀漢記陳元奏云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毁訾故

中道而廢班固藝文志云丘明與孔子觀魯史記而作春秋有所貶損事形於傳懼罹時難故隱其書末世口說流行遂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諸傳而於固集復有難左氏九條三評等科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說而參差相背前後不同斯又不足觀也夫解難者以理為本如理有所闕欲令有識心伏不亦難乎今聊次其所疑列之於後

蓋左氏之義有三長而二傳之義有五短按春秋昭二

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杜預釋例公羊穀梁之論春秋皆因事以起問因所問以辨義之精者曲以所通無他凡例也左丘明則周禮以為本諸稱凡以發例者皆周公之舊制者也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

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如穀梁公羊者生於異國長自後來語地則與魯史相違論時則與宣尼不接安得以傳聞之說而與親見者爭先乎譬猶近世漢之太史晉之著作撰成國典時號正言既而先賢耆舊謂楚國先賢傳汝南先賢行狀益部耆舊傳襄

陽者舊傳等書語林世說競造異端强書他事夫以傳自委巷而將班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子孫並列斯則難矣彼二傳之方左氏亦奚異於此哉其短一也左氏述臧哀伯諫桓納鼎周内史美其讜言王子朝告于諸侯閔馬父嘉其辨說凡如此類其數實多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言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語就加編次亦猶近代史記載樂毅李斯之文漢書録晁錯賈生之筆尋其實也豈是子長槀削孟堅雌黄所構者哉觀二

傳所載有異於此其錄人言也語乃齟齬一作齟齬文皆瑣碎夫如是者何哉蓋彼得史臣之簡書此傳流俗之口說故使隆促各異豐儉不同其短二也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奥如僖伯諫君觀魚富辰諫王納帶王孫勞楚而論九鼎季札觀樂而談國風其所援引皆據禮經之類是也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如郯子聘魯言少昊以鳥名官季孫行父稱舜舉八元八凱魏絳答晉悼公引虞人之箴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如呂相絶秦述兩國世隙聲子班荆稱楚材晉用晉士渥濁諫殺荀林父説晉文公敗楚於濮有憂色子服景伯謂吳云楚圍子革諷楚靈王誦祈招之詩其事明白非厚誣之類

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猶無城下之盟祝鮀稱踐土盟晉重耳魯申蔡甲午之類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措思深淺詠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已也如二傳者記言載事失彼菁華尋源討本取諸胷臆夫自我作故無所準繩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按二傳雖以釋經為主其缺漏不可殫論如經云薨而左傳云公子圍所殺及公羊作傳重述經文無所發明依違而已其短四

也漢書載成方遂詐稱戾太子至於闕下雋不疑曰昔衛蒯聵得罪於先君將入國太子輙拒而不納春秋是之遂命執以屬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學按雋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夫子不為也何則父子爭國梟獍為曹禮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釋義反以衛輙為賢是違夫子之教失聖人之旨獎進惡徒疑誤後學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長校茲五短勝負之理為主而於內則為國隱惡於外則承赴而

書求其本事大半失實已於疑經篇載之詳矣尋斯義之作也蓋是周禮之故事魯國之遺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舊制而已至於實録付之丘明用使善惡必彰真偽盡露向使孔經獨用左傳不作則當代行事安得而詳者哉蓋語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賊子懼又曰春秋之義也欲蓋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尋春秋所書實乖此義而左傳所録無媿斯言此則傳之與經其猶一體廢一不可相須而成如謂不然則何者稱為

勸戒者哉杜預釋例曰凡諸侯無加民之惡而稱人以執皆時之赴告欲重而罪以加民為辭國史承以書於策而簡牘之記具存夫子因示虛實故左傳隨實而著本狀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釋實得經傳之情者也

儒者苟譏左氏作傳多敘經外别事如楚鄭與齊三國之賊弑隱桓昭襄四君之簒逐其外則承告如彼其內則隱諱如此若無左氏立傳其事無由獲知然設使世人習春秋而唯取兩傳也則當其時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闕如俾後來學者代成聾瞽者矣且當秦漢之世

左氏未行遂使五經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出史記趙世家魯侯御宋得雋乘丘而云莊公敗績有馬驚流矢之禍楚晉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國交戰置師於兩堂出賈誼新書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陽門蜀本哭下有於字宋本無介夫乃止出禮記魯師滅項晉止僖公而云項實齊桓所滅春秋為賢者諱出公羊傳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諸侯失政大夫皆執國

權出穀梁傳其記時也蓋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為荊昭夫人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公年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日出史記扁鵲傳欒書仕於周室而云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碁申誡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語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學

者猶未之悟所謂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然自丘明之後迄及魏滅年將千祀其書寢廢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汲冢所得書尋亦亡逸今惟紀年瑣語師春在焉案紀年瑣語載春秋時事與左氏同師春多載春秋時筮者繇辭將左氏相校遂無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書出於漢世劉歆不作五原太守矣於是摯虞束皙引其義以相明王接荀顗取其文以相證杜預申以注釋注謂注解釋謂釋例干寶籍為師範事具干寶晉紀敘例中由是世稱實錄不復言非其書漸行物無異議故孔子曰吾志在春

秋行在孝經於是授春秋於丘明授孝經於曾子史記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旨傳所刺譏褒諱之文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各異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夫學者苟徵此二說以考三傳亦足以定是非明真偽者矣何必觀汲冢而後信者乎從此而言從一作以則三傳之優劣見矣

史通卷十四

史通卷十五

唐 劉知幾 撰

外篇

點煩第六 總十八條

夫史之煩文已於敘事篇言之詳矣然凡俗難曉下愚不移雖七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為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

孝緒七録書有文悳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輙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上其點用朱粉雌黃並得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其側書亦用朱粉雌黃等如正行用粉則別注者用朱黃以此為別或囘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如我摭實而談是非苟誣前哲其一條

孔子家語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

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果如期而亡夫子何以知然除二十四字其二條

家語曰晉將伐宋使覘之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哀覘者反言於晉侯曰宋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民咸悦矣宋殆未可伐也除三十一字移三字其三條

史記五帝本紀曰諸侯之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百姓之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皆不謳謌丹朱

而謳謌舜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云

云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除二十九字加七字其四條

夏本紀曰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曾大父曰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

除五十七字加五字案顓頊紀中已具云黄帝是顓頊祖矣此篇下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孫既上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於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今就於朱點之中復有此重復造次筆削庸可盡乎

其五條

項羽本紀曰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者也項氏世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除三十字加二十四字釐革其次序　其六條

呂氏本紀曰呂太后者高祖微時妃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高祖嫌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又戚姬幸常獨從上之關東日夜泣涕欲立其子如意以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

希見上益疎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諍之及留侯策太子得無廢此事見高惠二紀及諸王叔孫通張良等傳過為重疊矣今又見於呂后紀固可略而不言除七十五字加十二字 其七條

宋世家曰初元公之孫糾景公殺之景公卒糾之公子得正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禚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除三十六字加十三字 其八條

三王世家曰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尚

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
大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
上言大司馬臣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
行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
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
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
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切不
勝犬馬之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

位唯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與中二千石臣賀等議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除一百八十四字加一字其九條

已上有言語相重者今略點發如此但此一篇所記全宜削除今輙具列於斯籍為鑒戒者爾凡為史者國有

詔誥十分不當取其一焉故漢元帝詔曰盖聞安民之道本由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宫衛士各令就農百家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灾異者各三人及荀悦撰漢紀略其文曰朕惟衆庶之饑

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宫其罷
甘泉建章宫衛士各令就農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
灾異者各三人自餘抄撮他皆倣此近則天朝諸撰史
者凡有制誥一字不遺唯去詔首稱門下詔尾云主者
施行而已時武承嗣監修國史見之大怒謂史官曰公
輩是何人而敢輙減詔書自是史官寫詔書雖門下贊
詔亦録後予聞此説每唱噱而已必以三王世家相比
其煩碎則又甚於斯是知史官之愚其來尚矣今之作

者何獨笑武承嗣而已哉 其十條

魏公子傳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以徵信陵君故事說者云當戰國之時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嘉士者矣然而信陵君之接岩穴隱者不恥下交名冠諸侯有以也高祖每過之祠奉不絶 除十五字加二十字 其十一條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遊於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强為帝已而復歸帝號今齊湣王已益弱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

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此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

魯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皆有求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所求於平原君者也曷居此重圍之中而不去魯連云云梁未觀秦稱帝之害也使梁觀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稱秦帝之害何如魯連曰云云吾將使秦

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也噫亦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焉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曰固矣吾將言之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云云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而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致酒酒酣前起以千金為魯連壽

云云除三百七十五字加七字　其十二條

屈原傳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洛陽人也謫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聞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詞曰　云云　賈生為長沙傅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鵩賈生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自恐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詞曰　云云　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

自傷無狀歲亦死時年三十二矣除七十六字加三字其十三條

扁鵲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公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多驗詔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與其

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藥醫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皇后八年中得見師臨淄元里公乘陽慶已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

解驗之可一年明歲即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常以為人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臣意年盡三十九也齊侍史成自言病也臣意診其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已下皆述一生醫療効驗事除二百九十五字其十四條宋世家初云襄公嗣位仍謂為宋襄公不去宋襄二字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每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句句未嘗捨之孟嘗君傳曰馮公形容狀貌甚辨按形容狀貌同是一說而敷演重出分為四言凡如此

流不可勝載其十二諸侯表曰孔子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又屈原傳曰其文約其辭微覩子長此言實有深鑒及自撰史記榛蕪若此豈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乎其十五條

漢書龔遂傳曰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請從功曹以為王生每嗜酒亡節度不可從遂不聽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云云上以議曹王生為水衡丞 除八十四字其十六條

新晉書袁宏傳曰袁宏有逸才文章絶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其所作

詠史詩詠聲既清詞又藻麗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曰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云云從桓溫北伐作北征賦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桓溫坐溫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北野誕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慟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

便改移韻從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遐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予心遡流風而獨寫云云謝安嘗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謝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就左右以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顧者無不歎服時人歎其卒而能要焉此事出檀道鸞晉陽秋及劉義慶世說除一百一十四字加一十九字 其十七條

十六國春秋曰郭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劉昞遂别設一席於座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覔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壻昞其人也除二十二字

其十八條

史通卷十五